

其实所有的蔬菜都是神奇的。小时候任性,都认为父母为难于我,给玉米树浇水,母亲说,至少要等到太阳落山后。我就是不听,提早浇水去了。母亲说,不能浇井水,我却偏偏用井水浇。后来玉米树焉了,叶焦了。父亲连夜浇河水,玉米树免于死,但最后长出来的玉米,都成了痢痢头。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太阳落山,一定要浇河水?母亲说,这是说不清楚的事。母亲领我去菜园看看,说豌豆、刀豆、丝瓜、西红柿,一定是等你搭好了棚架以后,它们才会长得快。我半信半疑,父亲搭好棚架后几天,我每天早上去看一下,还真的发现,几乎所有长出来的藤蔓都缠绕在棚架上,最多的绕了四五圈,而且每一根藤蔓撑起的是同一根白阳树,同一根青藤,而青藤则昂起了头。

我所看到的事实,都是需要我思考的问题。菜园里分了十多

个垄地,每一垄宽一米多,长十多米。垄的泥土都是中间高起,两边低去,成为一个极小的土坡。垄与垄之间,还有个很浅的沟渠。这是水流的地方。下雨了,水可以排出去,蔬菜就不会淹死。我还看见,蔬菜的种法也是十分讲究,菠菜种在最南面,菠菜是小菠菜,都是贴地而生的,挨下来是蓬蒿菜、白萝卜、红萝卜,最后是青菜。为什么呀,母亲说,这样日头出来后,照着的时间长一点。母亲让我从小就感知太阳的重要,多次领我去挑菜,挑了屋前挑屋后,我看见了屋后的蔬菜,不是瘦就是矮。那时就明白阳光的重要,哪里有阳光,哪里的蔬菜就会茁壮生长,世上确实没有比阳光更美好的光源了,我从心里爱上了阳光。

神奇的蔬菜

高明昌



边看边聊

去年碰到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天村上要求装路灯,最小的姊妹搀着母亲到场外,看装在哪里地方好。母亲一甩手说不装,态度很强硬。妹妹问为什么呀?装了电灯,夏日场地里吃饭,不用拉电灯,平时回家不摸黑,省电、便当,不装不合算。母亲悄悄地对我说,装了电灯,芝麻、蓖麻、绿豆、赤豆都要不生的。母亲说了另外一个事实,去年我们家自留地里,种了许多的毛豆,毛豆树长得极为茂盛,好看极了,等采摘毛豆时发现那些好看的毛豆只长叶子不长毛豆。母亲思来想去,估计因为毛豆的上面有盏路灯。白天毛豆晒好了太阳,晚上要休息了,路灯一开,毛豆就不能睡觉了,天天这样,毛豆受不了,毛豆光火

了,你不让我休息,我就不给你长毛豆。母亲想法是否有科学根据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植物是有脾性的,你慢待了它,它会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你,一点也不留情面。

其实所有的蔬菜都是有植物性的。我们在菜园里看到,青菜是一棵棵种的,这一棵与那一棵的距离是一虎口,大了浪费土地资源,小了影响青菜发育。但菠菜之间的距离很小,只需要三四厘米即可。落种的鸡毛菜,根与根傍着却无碍。落种的红萝卜也是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但白萝卜不可以,必须有半尺的距离隔开。同样是泥中打洞,同样是萝卜品种,因为长短不同,粗细不一,间隔距离也是不同,但都是最适合的距离。让蔬菜有适合的空间长大,是对蔬菜的理解与宽容,假使反过来做,蔬菜到了好吃的时候,要么个子小,要么样子难看。

让蔬菜按照蔬菜的植物性生长,你才会吃到最好的蔬菜。

好看的书,大抵悬念迭起,妙趣横生,在品读中遇忍俊不禁的情节,不觉捧腹,不禁莞尔。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极其有趣,5岁前不会说话,改名王守仁,才开了口。他好博览群书,又喜舞枪弄棒读兵书。其父问他长大干什么?王阳明回答大出意外:“当圣贤!”父母怕儿子惹事,给17岁的儿子找了个媳妇。成亲那天,宾客济济一堂,唯独新郎不知去向。翌日在道观内找到他,王阳明居然打坐了一夜。后来王阳明又玩出许多新花样,以几百兵丁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一个书生被誉为“大明军神”。

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文长亦诙谐之高人。他20岁中了秀才,“声名藉甚”,敬仰者众,但其学生纷纷考中进士,唯徐文长却八次落第,“屡试辄蹶”。后因名气够牛,被浙江总督胡宗宪看上,派人请他出山,徐文长只回答八个字:“谁让你来,你让他来。”胡宗宪只得亲自去拜访,慷慨之下,尤为欣赏,聘徐文长为当高级幕僚。徐文长入胡府,鹤立鸡群。胡宗宪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与会者都屏气凝神倾听,徐文长突然闯了进来,胡宗宪以为他要发表高见,赶紧打住,不料徐文长转了一圈,又走了出去,让众人目瞪口呆。但徐文长随手使出两招,便打着“倭寇”旗号的汉人汪直、徐海乖乖投降了,他的骄傲是有资本的。

古人对于生死,亦有令人惊愕而趣味横生的记载。六品芝麻官海瑞写了份“治安疏”的奏本,直陈官场时弊,指出民不聊生的罪责是嘉靖皇帝本人,因用词尖刻,让怒发冲冠的嘉靖帝气急败坏喊道:“快把此人抓来,莫让他跑了。”内侍黄锦的回答更让嘉靖吃惊:“此人已备好棺材在外等候。”要面子的嘉靖动了杀心,幸亏首辅徐阶说:“陛下杀了他,正好中了海瑞的计。”另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是清代才子金圣叹,他闻死讯后写道:“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临刑前边饮酒边笑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其落拓不羁的个性在幽默中展示无遗,真是让笔者痛惜愧佩不已。

欧美文学中亦有不少可笑有趣的角色。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写警察奥楚蔑洛夫,见金银匠赫留金被狗咬了,他貌似公正执法,要狗主人赔偿;当听到狗主人是位将军,便即刻面孔一变,指责赫留金。后来由于说法不一,他又一再出尔反尔,其嘴脸变来变去,活像一条变色龙。法国作家莫里哀写《吝啬鬼》,生动刻画了一个嗜钱如命的守财奴阿巴贡,他居然把儿女的婚姻作为挣钱工具,丑态百出。而美国作家欧·亨利写《麦琪的礼物》讲一对夫妻为了过圣诞节,各自把自己最心爱之物卖了,想给对方一个惊喜,结果陷入一个尴尬的结局,这喜剧背后则是辛酸与无奈。

好书一路读来,精彩纷呈,哑然失笑,似大快朵颐哉!此乃品书之趣也。

品书之趣

曹正文

妻子的外公去世了。周一中午,妻子问我能不能请假陪她去送外公最后一程,我下了班便急忙与她开车回老家奔丧。

天渐渐黑了,我开着车回忆起了过往。我只见过外公一次,是去年结婚前上门提亲的时候。那天外公穿着一件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檐边帽,皮肤黝黑,神色祥和,妻子牵着我来到外公面前,我跟着她一起叫了一声外公。外公看着我们笑着点了点头,像一位朴实、憨厚的老村长。

此处别世间

王啸辰

跟随着导航一路行驶,来到了县城范围,开得还算顺畅。但接下来去往乡下老宅的路,是一段小路。此时,已接近半夜,气温较低,周围黑漆漆的,只有老宅的亮光,或许想到外公在等我们,这灯光显得格外温暖,我们走了进去。老宅的屋子不大,一个主室,两个侧室,守夜的亲戚打地铺挤在了屋内。岳母小声对着外公说,我们来看他了。我和妻子给外公磕了头,烧了纸钱,赶紧去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外公就要火化、下葬了。

尽管很累,我和妻子都没有睡意,我们便小声交谈起来。在妻子眼中,外公正直公正,以理服人,她说,外公是村里少数有文化的老人,村里谁家有了矛盾,都会来找外公评理。外公每次都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在村里很有威望。尽管如此,他与村里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区别,依旧扛起锄头下地干活,依旧每天饭后在小屋里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依旧保持着农村人的淳朴与默默无闻。

凌晨五点,天色依然如同黑夜,负责丧葬仪式的团队也来了。天渐渐亮了,我也渐渐看清了屋外的风景。小屋的西侧是一条河流,潺潺流水,静静流淌。河堤旁笔直林立着一排高木,足有十米高,我以为那是杉树,妻子说那是枣树,这些树的年龄或许比外公都要大。小屋旁的一棵桃树、一棵香樟树是外公种的,这些树在她小的时候外公就种下了。小屋的庭院里种着几种植物,但因为是冬天,只剩下了灰褐色的茎干,不好辨认。而这之间,一株新栽的月季显得与众不同,尽管还是花骨朵,却饱含生机,底下的培土颜色还新鲜,应该是没多久才翻过土。妻子告诉我,是她前不久给外公买来栽种的,那时他还很有精神。

太阳升起了,天完全亮了,不远处的鱼塘、田埂纷纷映入眼帘。我仿佛看见外公在庭院里修剪树木枝叶,又仿佛看见他背着手、踱着步去“视察”他的鱼塘,累了就回到院子里,坐在小凳上逗逗小狗,怡然自得又充满乐趣。喷呐声响起了,外公回到了他心爱的老宅,这一次,他再也不走了,外公葬在老宅旁的田埂间,他生于此,长于此,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劳作,最终长眠于此,老宅和鱼塘在此陪伴着他,这或许是最好的安排。

葬礼仪式结束了。太阳正当空,阳光温暖洒下,我和妻子准备离开。我一边开着车从老宅前沿着水泥路往大路上开,一边和妻子隔着玻璃窗向家人、亲戚挥手告别。车开上了大路,我最后望了一眼老宅,仿佛看见庭院里的月季盛开了,开出了鲜艳的红色花朵,外公高兴地向我们展示着,又挥了挥手,嘱咐我们一路平安。我也挥了挥手,踏上了归途。外公虽然离开了世间,但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夜光杯

冰锥

刘千荣

冰锥,小时候的冬季很常见,那时故乡多为土坯茅草屋,普遍不是太高。遇见大雪花,似乎被压矮了一大截。待积雪融化时,廊檐上就会在呼呼北风声里悬起冰锥,皖西故乡那边叫凝锥,读着很古雅,偏重于解释冰锥的形成。南方叫冰挂听着更形象生动,富有诗意,好像冰锥是被“好事者”挂上房檐似的,特别有动感,待到袅袅炊烟升起,非常有人间烟火气。书面语也就是普遍的叫法冰锥,则是从形状上来描述,接近圆锥形的冰。

那时天冷、雪猛,冰锥也格外壮硕。茅檐低小,举手可以摘下冰锥,拿在手里当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舞动。屋檐高的,借助竹竿等工具可以打下来,但大人们看见会厉声呵斥,说是打冰锥会无端招来更疯狂的寒风呼啸。这个和用手指月亮会被割耳朵、骑狗烂裤裆一样纯属无稽之谈,毫无科学道理,如今可以视为大人哄孩子时的“善意谎言”,但当时很容易信以为真,一般不会去向冰锥伸出夺命“黑手”。一来冰冷刺骨滋味难受;二来摘冰锥会把房檐上的茅草也带下来,如果带多了,秃了顶的房子不是要漏水了?



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大,暖冬在逐年增多,冬天下雪减少,“今冬麦盖三层被”的雪景盛况难得一见,冰锥更是成了稀罕之物。等我到了南方的上海,冰锥只是故乡童年的记忆,偶然在梦中才能见到,但2008年春节前后的那场南方暴雪除外。时年正月初二,我利用春节长假到乌镇旅游。如导游所盛赞的那样,不仅见到了多年不遇的乌镇雪景,也邂逅了童年时才得以见到的冰锥,挂在白墙灰瓦间的房檐下,被冷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悦耳的声响,一如室外挂满风铃一样。偶尔有一个、两个被吹落,摔在老街的青石板上,“银瓶乍破水浆迸”啪啪有声,十分清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冰锥,当街粉身散作一粒粒大小不等晶莹的冰碴,也是冬季独一无二特有的景观。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阳光照在冰锥上闪着耀眼的光芒,别有一番动人姿色。但好景不长,很快冰锥化水,如太阳雨般滴落,不得不瘦身减肥,直至消失殆尽。冰锥这一大自然在冬季赐予人类的风景,因为如昙花一现般弥足珍贵,让人倍感珍惜、过目难忘。



远方 (摄影) 汤青

今冬寒潮来势凶猛,老家下雪了,听说又挂起冰锥,但相对于草屋,平房、楼房的冰锥难成气候。上海也飘了雪花,却是落下难寻,冰锥也仍然只是记忆里的“宠儿”。在网上看到北方下雪后的冰锥,想起电影版《多情剑客无情剑》的男主,惯用飞刀纵横江湖的李寻欢从房檐上取下冰锥,混在飞刀里,杀死了狡猾凶残的劲敌龙啸云……还不忘调侃追问:这冰锥在百晓生的兵器谱上排第几呢?

不停地抄手搅拌,做到“水粉交融”,干不得也湿不得,一人使劲搓揉,另一人用筛子筛。搓揉的时间越长,蒸出的年糕就越软糯。此时厨房里早已灶火熊熊,屋里屋外弥漫着木柴燃烧后以及从蒸汽里溢出的年糕味混合着的特有香气,其间夹杂着零星鞭炮声,孩子的嬉闹声,感觉这年味越来越浓。水开时糕粉也上了“蒸”(当名词用,是指蒸糕的工具)。然后将蒸架或蒸桶放入沸腾的水中,蒸底和水面相隔10厘米左右。约莫蒸上20分钟,便可“出蒸”。“出蒸”时先垫上箬叶,然后反拍门板上,之后在每个方格里盖上刻有花纹的红印章,以此表达喜庆之意。邻居之

七夕会

春节临近,倏然想起蒸年糕的习俗,那是一道既忙碌又喜庆的乡间风景。

进入腊月,市郊农家开始酝酿蒸糯米糕的活儿。之前有许多事情要做:掸烟土、擦用具、淘糯米、煮箬叶、约磨盘……那时一个村庄有三五十户人家,而石磨只有三两盘,所以须早早向石磨主人预约:哪天借用,需要多长时间等。

磨粉是个由一人把磨灯、两人推拉磨架子的活儿。把磨是个技术活,即使磨盘永远保持360度转向的同时,还需按时往磨眼里“喂米”。这“喂米”也有讲究,喂多了磨盘消化不了,磨出的米粉就粗粝;喂少了磨盘

“吃不饱”,也容易损坏磨槽。磨盘在不停地转动,磨盘缝隙里就有米粉源源不断涌出,洒落在磨盘下的竹匾里,氤氲出糯米粉特有的清香。磨粉虽然是个很累人的活计,但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心里总有一种踏实感和期待感,因为不久就能吃到那又甜又糯的年糕了。由于磨少人家多,轮到下半夜或凌晨的人家,不管有多冷多困,随叫随起,否则过时不候。故而挑灯夜战通宵达旦磨米粉也是常态,因为家家都想早一点把年糕蒸好。

蒸糕是个“大工程”,程序多而杂,而且一环扣着一环。先是“擦糕粉”,将米粉倒入一张大竹匾里,然后掺入事先熬好的糖水,

间也会互赠刚出锅的年糕,因此,一户人家往往能品尝到多种风格和滋味的年糕。这种风尚代代相传,传递着邻里间的感情。即使平时红过脸的邻居,有了互赠年糕这个习俗也就不计前嫌了。

蒸年糕有很多规矩。诸如不能说“漏了”“生了”之类的话,也忌讳陌生人在场,所以每逢哪家蒸年糕的日子,邻居一般是不串门的。大年初一早餐必定是白糖茶就年糕,寓意“甜甜蜜蜜年年高”之意。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许多农家的老屋已经拆除,自然也没有了土灶头,千家万户热火朝天蒸糕的盛况也渐渐式微,只能留存在记忆深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美食